

#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

约翰·雷卡瑞 著

台湾 林子书 译



#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

约翰·雷卡瑞著 台湾 林子书 译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锅匠裁缝士兵间谍

台湾 林子书 著
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12 $\frac{3}{4}$ ·265,000

1987年8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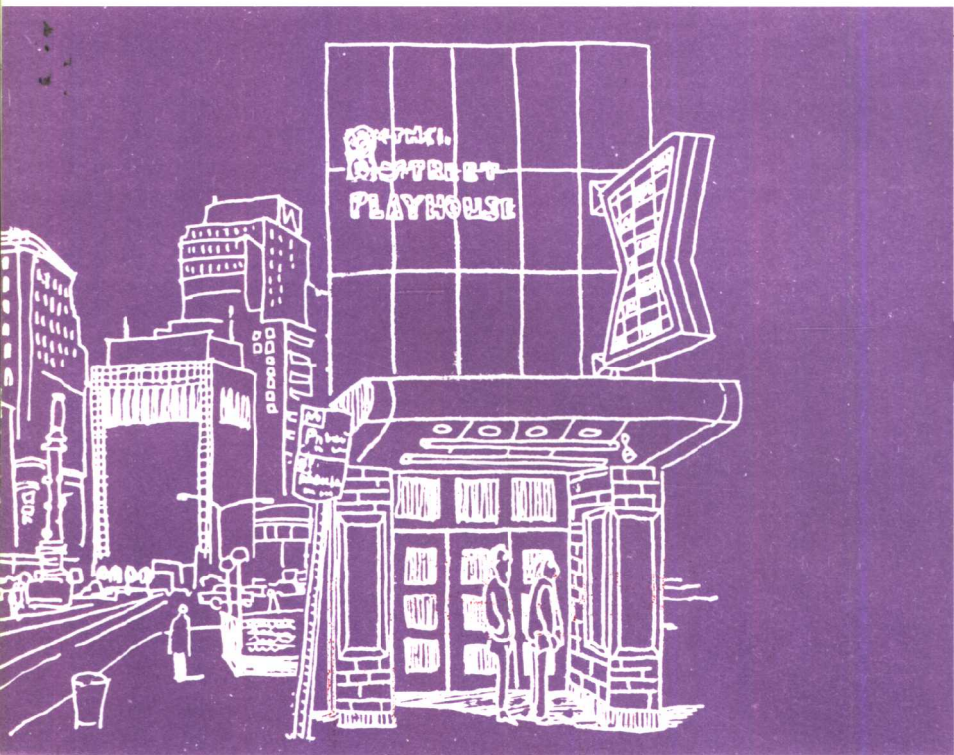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62增-301 书号: 10309·165 定价: 2.60元

约翰·雷卡瑞为当代间谍小说大师，作品中峰回路转，是智慧的；  
写人写情有血有肉，是文学的。他的小说因注入了真正的生命，把间  
谍小说提升到艺术的境界，博得举世赞誉。

责任编辑：于速荣

封面设计：胡亦



1987 · 北京

# 译 序

“马戏团”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号。

“鼯鼠”是苏联莫斯科中央指派潜伏在西方国家中的反间谍。

在一次意外事件中，英国当局发现“马戏团”中有一只“鼯鼠”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，只知道他必定是情报局中四位身居要职的高级情报官员中的一个。

乔治·斯迈利原是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高级助理，于“马戏团”一次意外事件后被迫退休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算是个悲惨的人物：他的工作丢了，他的妻子跑了，他的日子全靠一点退休金、几本德文月刊、灿烂的回忆及惟恐它国情报员前来寻仇的一点戒心打发。在一个凡事不顺又穷极无聊的雨天，内阁官员找到了他，于是他又重整旗鼓，出马担负起“清除马厩”的工作。

尘封已久的旧档案和几位已经卸职的同事，是乔治·斯迈利唯一能掌握的线索，陪伴着他一起搜寻的只有郁郁已终的前局长——老总的鬼魂。此外他还要忍受在追溯“马戏团”前几年挫败的历史时，重新经历内心的痛楚及挣扎，克制自己个人成见好恶去抽丝剥茧。最后，他终于解开了莫斯科中央所设计的“最后一个巧妙的结”。

间谍小说在文学批评家眼中一直是无地位的“私生

子”，然而本书却在一九七四——一九七五年间，连续在时代十大畅销小说榜上列名九个月之久，而且得到所有书评家的赞誉；其原因在于作者卓越的写作技巧及高超的布局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我们找不到风流倜傥的间谍、曲线玲珑的美女，或五花八门的秘密武器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之中，有血有肉的情报人员，还有主宰许多人生活的虚伪、贪婪、离间和自欺的行为。也就是这种对真实人物生动的刻画，使得本书得以享誉文坛，发出不朽的光芒。

锅匠、裁缝、士兵、水手、富人、穷人、乞丐、盗贼……

这是英国孩童在数樱桃核、背心纽扣、花瓣或草籽时，所唱的“算命儿歌”。

喜欢引经据典、套用俗语的约翰·雷卡瑞，把这一首儿歌的前四句拿来当作书名(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意思)，又把“水手”一词改为“间谍”，显得格外突出引人。英美作家对这首童谣可能都有特殊的喜爱，欧文·萧不也用它作为两本书的书名吗？先有《穷人富人》，后有其续集《乞丐盗贼》，或许这几个名词颇能道尽人世沧桑及生活如万花筒的苍凉之实吧！

看过间谍小说的人，会把这本书奉为至宝。没看过间谍小说的人，何不随着约翰·雷卡瑞的神来之笔，在乔治·斯迈利的引导下，进入这个神秘而诡异的世界呢？

# 第一部

## 1

假使老杜少校不是在陶顿的赛马中突然暴毙，杰岷根本就不会到翟氏预校(译注：英国学制的中学以公立为佳，需经考试，“讲究”的家长便让孩子进“预校”——管制极严格的私立寄宿学校，八岁入学，十一到十三岁结业)来。他未经事先面试，就在学期中抵达了，时间是五月下旬，不过依天气看来一点也不象。他是由一家专门供应预校教师的介绍所推荐来，在学校找到另一位合适的老师之前接任老杜的教职。“这位代课老师是个语言学家，”翟校长在交谊厅里说，自卫性地拂拂他的头发。“姓裴。”他说：“名叫杰岷。我想在七月以前，他将帮我们很多忙。”教职员很容易就听出他话中的意思：裴杰岷也不过是教育界一个无足轻重的可怜虫。他和骆太太同属可悲的一群，只有一件



波斯羔羊皮大衣的骆太太在支票退票前，教授三年级的神学课；或者象前任钢琴老师梅先生，他在一次合唱练习时被警察局传讯“帮忙调查”，据大家所知，他现在还在“帮忙”，因为梅先生的大皮箱仍放在地下室里等候处理。好几个老师，尤其是马先生，都赞成将那只大皮箱打开。他们说那里面一定装满别人遗失的宝物，例如，艾汉民那个嵌有他黎巴嫩籍母亲照片的银相框、贝英格的瑞士军刀和女舍监的表。但是翟校长却板着那张毫无皱纹的脸，对他们的要求相应不理。翟校长自他父亲手中接管学校也不过五年，但是他已经懂得有些东西最好是锁藏起来的道理。

裴杰岷在一个暴风雨肆虐的星期五抵达。大雨滂沱地落在昆士山棕色的山谷中，而后竞相涌过空旷的板球场，注入表面破碎的沙岩里。他驾着古旧的红色艾维斯车，在午饭刚过时到达，车后还拖着一辆原是蓝色的二手拖车。翟氏预校的中午一向很安静，是每天一连串战斗中的短暂休战期，学生都在宿舍里休息，教职员则在交谊厅里喝咖啡、看报，或批改作业。翟校长正在念一本小说给他母亲听。因此，整个学校里确实看到杰岷到来的，只有小罗比尔一个人。他看见那辆艾维斯气喘吁吁地驶过坑坑洼洼的车道，引擎盖上冒出了热气，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全速挥动，而尾随在后的拖车亦摇摇晃晃地辗过水坑。

罗比尔是转学来的新生，被认为是即使称不上痴呆、至少也可说相当愚笨的人。翟氏预校是他在两学期内所念的第二所学校。他稍胖，有气喘病，大部分的休息时间都跪在床头望着窗外。他母亲住在巴兹，生活奢华，他父亲是大家公认学校里最富有的家长，而他的卓越使儿子相形

见绌。来自这样一个破碎家庭的罗比尔，自然而然地喜爱观察别人。他看见杰岷并未在学校大楼前停车，却直驶操场，便知道来人早已明了这里的地势。比尔后来想，他必定先来勘查过，再不就研究过地图。他到操场后也未停车，直驶上湿漉漉的草地，并以全速保持动力向前冲去，而后急急忙忙开过通向凹地的小土丘，消失在比尔的视线之外。比尔以为那辆跟在后面飞快追赶的拖车会卡在丘顶，然而它却高举起尾端，象只巨大的兔子跳进洞里一般消失不见。

凹地是翟氏预校中故事最多的一区，位于果园、水果贮藏室及马场之间的一块荒地上。从外表上看来，不过是地面上一块低洼处，长满了青草，北边有些约莫一个男孩高的小土丘，每座丘顶长满簇簇灌木丛。这些土丘使凹地成为别具优点的游戏场所，并随着一代代学生的幻想，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。有一年的学生说这里是露天银矿的遗址，并为了寻宝在此热烈挖掘。又有一年它成为昔日罗马人占领英格兰时构筑的堡垒，因此学生们就在里头用棍子和泥巴打起仗来。还有一年，凹地又成为战时遗下的炮弹坑，而土丘则埋着被炸死的人。其实真相并没有这么复杂。六年前，翟校长的父亲和城堡旅馆的女侍猝然私奔前不久，曾想在此建座游泳池，所以要学生挖出一个一头深一头浅的大坑。然而他所筹募的钱却一直不够资助这个目标，因此这笔钱就用到其它的事项上了，例如给艺术班买架新的放映机，以及在学校地下室种蘑菇的计划。缺德一点的人说，这里是那位校长在偕女友私奔她的祖国德国前为她构筑的香巢。

杰岷并不知道这些相关事件。他之所以会选择比尔眼

中这块富有神奇特性的角落，纯然只是运气而已。

比尔在窗畔等着，却再也没看见什么了。艾维斯和拖车都已消失在土丘后，若非草地上留下潮湿的红色车胎痕，他或许会怀疑这整桩事都是他梦见的。然而车痕却是真实的，因此当休息时间终了的钟声响起时，他套上胶靴，蹒跚地冒雨爬上凹地旁的土丘。向下望去，便见杰岷穿着军用雨衣，戴了顶奇特的帽子——有象狩猎帽一般宽宽的帽檐，但却毛茸茸的，一边用时髦的海盗式鬃毛别了起来，雨水沿着这里象从水槽流出一样地流下。

艾维斯停在马场上，比尔想不透杰岷是怎么把它开出凹地的；但是拖车却停在凹地较深的一端，车下是褪色的红砖铺成的硬地。杰岷坐在车阶上，正捧了个绿色塑胶杯子喝酒，一边揉着好象曾碰撞到什么东西似的右肩。倾盆的雨水仍继续由他的帽檐流下。而后帽子被推向稍后方，比尔发现自己正望着一张红脸，由于帽檐的阴影及被雨水打湿的棕色胡子，使那张脸更形凶恶。脸部的其余部分交错着锯齿状的裂痕，深刻而且歪扭，比尔以其丰富的想象力，推定杰岷必定曾经在一处热带地区受尽饥饿，而后又被喂得饱饱的。他的左臂仍横过胸膛，右肩依然耸起，贴向颈子，然而他整个人却一动也不动，就象只僵在背景上的动物，象头雄鹿！比尔灵机一动地想着，象雄鹿那么高贵的动物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一个有军人口气的声音问道。

“先生，我姓罗，是新转学来的学生。”

那张砖红色的脸自帽檐下的阴影里打量着比尔好一阵子。然后，那些五官放松开来，露出一个野狼咧嘴般的笑

容，使得比尔太感放心。他那只仍按在右肩上的左手再度揉搓，右手同时举起绿色塑胶杯喝了一大口。

“转学生，嗯？”杰岷朝着杯底重复了一句，依旧露齿而笑。“看来你运气不错。”

杰岷站起身，佝偻的背对着比尔，开始详细查视拖车的四根脚柱。他的检查极为仔细，例如摇动车底的弹簧、捶打那外形奇异的拖车头，并且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及地点放了许多砖块。春雨仍哗啦啦地落在每样东西上：他的雨衣，他的帽子，及拖车车顶。罗比尔注意到在杰岷做这些动作的同时，右肩不曾移动分毫，一直是高高耸起抵着颈子，象是雨衣下藏块石头一样。因此比尔猜想杰岷可能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驼子，而所有的驼子是否都象杰岷那样痛苦？而且他也注意到一个现象，这是可以记在心中的，就是驼背的人步子总是很大，这一定和平衡有关。

“新来的，嗯？嘿！我可不是新生。”杰岷以比较友善的声调继续说，并拉了拉拖车的一根脚柱。“我是老生，和李伯（译注：美国小说家华盛顿·欧文所著《李伯大梦》中的男主角。）一样老，甚至更老了。你有朋友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比尔以学生回答“没有”的那种平板声调简短地说，他们通常将正确答复留给发问的人自己思索。然而杰岷却没有任何反应，使得比尔突然觉得有种奇异的亲切感和希望。

“我有个名字叫比尔。”他说：“比尔是我的教名，但翟校长叫我维廉。”

“好名字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我认识一大堆叫做比尔的人，都是好人。”

这种谈话方式算是把他们自己都介绍了。杰岷没有叫比尔走开，所以比尔依旧站在土丘上，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眼镜往下望着。他敬畏地注意到那些砖块是从黄瓜架上偷来的。那里的砖块已经松脱了许多，杰岷一定又把它们弄得更松才搬动的。在比尔看来，一个刚抵翟氏预校的人，竟能如此沉着地为了个人的目的偷窃学校的建筑材料，实在了不起，而且杰岷还把消防栓的盖子扭开来取水，这更加了不起。因为学校对这一具消防栓立有一条特殊的法规：谁去碰它，就要挨打。

“嘿，比尔，你身上有没有弹珠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，先生？”比尔问道，茫然地拍着口袋。

“弹珠呀，小朋友。圆圆的玻璃弹珠，小弹珠。难道你们这些孩子现在都不玩弹珠了吗？我以前上学时常玩的。”

比尔没有弹珠，但是艾汉明有许多来自贝鲁特的弹珠。比尔费时五十秒钟跑回宿舍，用一大堆保证换来了一颗弹珠，又气喘吁吁地回到凹地。而后他犹豫着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凹地现在已经是杰岷的地盘，他若要下去，应该得到杰岷的许可，而杰岷已经进到拖车里，因此比尔等了一下子，才慎重地步下土丘，将弹珠由车门递进去。杰岷没有立刻看见他，他正喝着杯子里的酒，望着窗外昆土山头左右纷飞的乌云。比尔注意到，喝东西对杰岷来说是件相当艰苦的事，因为他站直身子便无法吞咽，只得将整个扭曲的躯体向后倾斜到某个角度才能完成。这时雨势再度增强了，象碎石一般哗啦啦打在拖车上。

“老师？”比尔说着，但杰岷并没有动。

“艾维斯车的毛病，就是没有他妈的弹簧，”杰岷终于开了口，但对象似乎是车窗，而不是他的访客。“每次你开车时，屁股就上下颠来颠去，真能把任何人都颠成残废。”他再度斜着身子喝酒。

“是的，老师。”比尔对于杰岷竟假设他会开车而感到惊讶。

杰岷已经摘下了帽子。他有一头浅茶色短发，有几簇集中在颈子一边的头发特别短，比尔因此猜想这头发一定是杰岷自己用那只好的手臂剪的，这使他看起来更不平衡。

“我帮您拿了一颗弹珠来。”比尔说。

“你真好，谢谢你，小朋友。”他接过弹珠，放在粗糙的手掌中慢慢滚动，比尔立刻就看出他对许多事都相当在行，是经常和工具及各种机件打交道的人。“不平衡，你看，比尔。”他说着，仍注视着那颗弹珠。“车身是歪的，跟我一样，你看！”而后他转身面对较大的那扇车窗，沿着窗底有一条铝制的沟，是用来接凝结的水。杰岷把弹珠放到铝沟中，看着它滚到地上。

“歪的，”他重复道：“歪向后面。这可不行，对不对？嘿，小东西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比尔弯身捡起弹珠，同时注意到这辆拖车并不象个家。它的主人可能是任何人，但是它相当干净，里头有一张床，一把厨房的椅子，一个船上用的炉子，一个瓦斯圆筒。连太太的照片也没有！只认识翟校长一个单身汉的比尔难免想到。他所看见的较具个性的物品只有挂在门上的一个背包，一些放在床边的针线用品，及用穿孔的饼干盒焊接在

车顶的自制莲蓬头。桌上有一瓶透明的饮料，比尔猜想那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，他周末到父亲的公寓度假时，看过他父亲喝这种饮料。

“东西向还可以，南北向就歪掉了。”杰岷说着，又把弹珠放在另一个窗台上试验。“你最拿手的是什么，比尔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老师。”比尔木然地说。

“你一定有拿手的一方面，每个人都有的。足球怎么样？你足球踢得好不好，比尔？”

“不好，老师。”比尔说。

“那么你是个书呆子罗？”杰岷心不在焉地问，哼着声在床上坐下，又喝了一大口酒。“可是你看起来不象个书呆子。”他有礼貌地加了句：“虽然你独来独往的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比尔回着话，往开着的车门跨近半步。

“那么你擅长什么？”他又喝了一口酒。“每个人一定都有擅长的事情，比尔。我最擅长打水漂。请你指教！”

比尔觉得这可真是个不幸的问题，因为在他清醒时，这问题也时常盘据在他脑海中。事实上最近他开始怀疑自己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目的。他对学业和游戏，都觉得很不在行，即使是学校生活的例行公事，如铺床、洗衣之类，似乎也做不好。他也不够虔诚，老翟夫人说他在教堂里把脸孔扭得太过分了。他常为这些缺点而责备自己，但是他更为了父母婚姻的破裂而怪自己，认为他应该事先预见而加以防止的。他甚而怀疑自己是不是这桩婚姻破裂的直接原因；比方说，由于他出奇地调皮或迟钝或懒惰，以及他那不良的性格，才导致父母失和。在上一所学校里，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尖叫，并且动不动就假装头部麻痹，

他姑妈就有这个病。他的双亲和平常一样“理智”地商议过后，便将他转了学。因此在这辆狭窄的拖车里，一个在他的眼里已半具神性的家伙——一个独行侠——偶然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，使他突然感到临于大难的边缘。他觉得脸上一阵灼热，透过眼镜上迷濛的水气望去，拖车开始溶入一片悲伤的海洋中。比尔不知道杰岷是否注意到这一点，因为杰岷突然转过身去，佝偻的背对着他，走向桌子，为自己倒酒，说出了使比尔得救的话。

“不过，你倒是个很好的观察员，我对这点毫无疑问，老朋友。我们单身汉都善于观察，没有人可以依赖，对吧？我以为没人注意到我，你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真把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你是个魔法师哩！我敢打赌，你是这单位里最好的观察员，罗比尔，只要你戴上眼镜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比尔感激地同意了。“我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待在这儿观察吧。”杰岷将那顶狩猎帽又戴回头上命令道。“我到外面去调整脚柱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老师。”

“那颗弹珠呢？”

“在这儿，老师。”

“它一动你就叫一声，知道吧？北方、南方，反正它往哪个方向滚动，你就说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老师。”

“知道哪边是北方吗？”

“那边。”比尔迅速回答，伸出手胡乱指了个方向。

“对，它一动你就叫我。”杰岷说着走进雨中。过了一会儿，比尔觉得他脚下的地面动了，并听见一声不知是痛



苦或愤怒的咆哮，那是杰岷正在跟那顽强的脚柱搏斗。

就在这个学期的夏天里，学生们送了杰岷一个绰号，他们试了好几个，直到心满意足为止。他们先叫他“骑兵”，这个绰号很符合他的军人气概、偶尔无伤大雅的咒骂，及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昆土山上乱逛的习惯。然而“骑兵”这绰号并未维持太久，他们又换了“海盗”，过一阵子则叫他“辣菜”（译注：用牛肉及蔬菜类和着辣味的香料炖烂而成的菜肴）。这是因为他嗜食辣味，当他们排队走过凹地到教堂去参加晚祷时，常常可闻到一阵阵热气腾腾的咖喱、洋葱及红椒味。叫他“辣菜”，也因为他的法文精通到烂熟的地步，而这一点却被视为愚不可及。五年乙班的学生施陶德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：“听到我的问题了吗，柏格？艾迈尔在看什么？”右手在此时抽搐了一下——“别瞪着我，小朋友，我又不是魔法师。‘他在看什么，你看见黑板上写着艾迈尔的句子吗？我亲爱的柏格，’（法文）如果你不快点用法文说出一个清楚句子，‘我就叫你到门后去罚站，懂吗？’蠢材！”

不过这些不管是用英文还是用法文说的可怕威胁，都没有付诸实行。说也奇怪，他的凶狠反而加强了原本笼罩在他身上的绅士气质，那是这些学生认为只可能出现在伟人身上的气质。

然而他们对“辣菜”这个绰号还不满意。这绰号缺乏他隐含的力量，也没办法表示出他爱英国的那种狂热。杰岷只有在提到英国的事物时才肯花费大量的时间。施陶德有一次斗胆说出蔑视君主政治的言论，而赞美某个热带地方